

# 今日評論

第一卷第三期

時評

歐戰的更動(信)

美國對日態度的硬化(中)

國際經濟制日的端倪(信)

對於六中全會的企望

英美對日採取經濟報復之希望

日本外交政策的檢討

論我國戰時及戰後的稅制

病與艾

冷屋隨筆之一

拜訪

錢端升

傅孟真

王迅中

朱炳南

錢穆

錢鍾書

希聲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敵國的更動

日本近衛內閣，因「和」失敗，作戰無成，自問無法支持艱局，乃於本月四日總辭，而由平沼騷一郎代起。平沼組閣，十分順利，沒有遇到軍部及其他方面任何的阻礙。

要了解新閣成立的意義，非先知道平沼的政治背景不可。平沼是國本社的社長，可以說是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祖師。他在一九二四年組織國本社，以提倡國粹主義，抨擊「共產主義邪說」和不適日本國情的自由主義，挽救國民的思想的危機，發揚日本的固有精神為己任。後這國本社後更進而主張改革內政，抑止政黨財閥的自私，成立與國一致的政府，以絕國民不滿的根源。國本社全國支部一百七十個，會員達二十萬，少壯軍人領袖如荒木，真崎，小磯，小畑，松井等皆加入。不滿現狀的少壯軍人都崇奉平沼為日本政治上的救星，而平沼的聲威亦大著。九一八事變後法西斯的勢力日趨高漲，平沼的聲威和地位也一天比一天重要了。所以每次法西斯政變中，都有他的名字，每次組閣時，都有他的呼聲。但主張維持現狀的元老軍臣們都怕他，不讓他登台。直至二二六事變後，因他表示決意解散國本社，西園寺元老才薦他由樞密院副議長，昇任正議長。近來他雖很少說話，不過在少壯軍人的頭腦裏，仍有法西斯祖師的印象存在，而他和軍人領袖方面，也保有相當的聯繫。西園寺苦心維持自由主義內閣的最後一個法寶——近衛十失敗後，被抑了很久的這位大師終於出台了。

所以平沼內閣的第一意義，是法西斯政治的由實質而表面化，而自由主義的一縷微息也完全斷了。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政局始終在自由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激鬥狀態中，一面是主張維持現狀的元老，重臣，政黨，財閥們，一面是主張打破現狀的法西斯軍部。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

件等法西斯陰謀雖然未達目的，但維持現狀派的勢力也顯然在日趨削弱。近衛內閣本是西園寺的最後一張牌。近衛既然又失敗，軍人所希望的法西斯內閣自然終得出現。

就新閣的成份而言，新閣閣員大部是近衛內閣的舊人，表面上新舊兩內閣似乎無大區別。這是因為近衛內閣自中日戰後經過多次改動，實質上已經法西斯化，已經事事聽命於軍部。平沼和幕後的軍部既不願過於刺激反法西斯的人們——尤其財閥和政黨——自然亦不必過事更張。但在實質上兩個內閣是不同的。近衛是資產階級的代表，屬於自由主義的系統，他所領導的內閣是法西斯化，是受着戰時氣氛的包圍和他本人缺乏魄力的原故，根本是被動的，消極的。平沼是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創導者和推行者，他所領導下的內閣，自將以主動的，積極的，合作的態度，來贊助軍部推行法西斯政策。這是可以注意的第二點。

今後日本的內外政策將更進一步地法西斯化，這是毫無問題的。不過在對內方面，是否將如一班人的推測，實行統一政黨，執行全部總動員法，不無相當疑問。鑒於平沼的黨民政黨的櫻內和政友會的前田入閣，與其說是平沼想推翻既成政黨，不如說他希望既成政黨法西斯化。如果這次議會中政黨不太阻難的話，統一政黨的問題大概不至實現。在另一方面說，日本的政黨議會政治，九一八後一再遭軍部的摧殘，事實上早已名存實亡，要在法西斯內閣下振奮起來，那也是不可能的事。至於實行總動員問題，其中最緊要的是經濟統制。關於這一點，在對華戰事日趨困難的階段中軍部認為已不能再緩。不過軍部也並不敢過與財閥為難，正和財閥的不敢過於觸怒軍部一樣，所以兩方並無不可妥協的可能。總之，平沼內閣將一步一步地漸進的，但是堅決的，向全能政府方面走，不過暫時似尚無強制徵幹的必要。至就平沼內

他的對外政策而言，有田雖然悍勇，但如不能遷就軍部的主張，決不能久於其位。新閣此後對華戰事，殆將更趨強地盤幹下去。對蘇雖然早已認定是不可妥協的敵人，但稍為聰明的人都知道在應付一個中國還困難的時候，是不應向蘇聯挑戰的。對德義將以東施效顰的資格，多得多些同情，強化防共協定，由精神的，而經濟的軍事的，觀於近日報載駐德大使大島和駐義大使白鳥的活躍，其真意已不難推知。對於英美法顯將放棄宇垣的遷就諛媚政策，而以開放中國經濟利益和承認日本武力造成之政治局面為交涉原則。（信）

## 美國對日態度的硬化

美國對日的根本政策，久以九國公約與不承認主義為基礎，本無

改變可言；但其態度則無疑的在變動，且日趨硬化。日本破壞九國公約愈澈底，損害美國權益愈嚴重，則美政府對日的不滿亦愈嚴重。我們不要以為羅斯福前年十月五日芝加哥演說中所提的「隔離侵略者」者的政策已經放棄。羅斯福從未重提過「隔離」一詞，但他確是仍想實現「隔離侵略者」的理想。如果侵略者不變其侵略的行為，而美國人民又達到了熟知侵略者的可怕的境界，那他一定會採取「隔離侵略者」的步驟。而以現勢觀之，「隔離」定然會先加之於日本。去年十月六日美國抗議日本侵害美國權益的一通長照會。其措詞本已甚嚴峻，但美國人並未以為忤。及至日本十一月十八日送了一個推諉多端的答復而後，美國對日的印象更趨惡劣，於是乃有十二月卅一日措詞更嚴的照會。到了本年一月四日新國會開幕時，羅斯福總統於所發詞中，更嚴斥獨裁者，且有修正中立法，以適應現局勢的建議。

按美國現行的中立法，美國與交戰國的經濟關係本所不禁，但禁（一）以軍火售與交戰國；（二）買賣交戰國的公債股票等；（三）以其他貨物售與交戰國而不用現金；及（四）以美船裝運交戰國所購貨物。這中立法，中日事變起後，美政府因恐中國吃虧，故從未宣告發生效力。但在此法律之下，美政府亦難以採直接向我國為經濟援助的辦法，或各種制裁日本的辦法；

所以倡議修改者向不乏人。

如果羅斯福，赫爾，及畢德門等能繼續向國民闡明日本侵華所含著的危險，則中立法的修正，侵略與非侵略國家的區分，對華的經濟援助，及對日某種程度以內的報復，當為實現不遠之事。但我們也不敢輕視美國孤立主義者現有的勢力。這種勢力在美國仍極可觀。他們以為一切報復的舉動，無論如何正當，俱包含着戰爭的可能性；所以他們反對對中立法有所修正。他們以為只有維持中立法，才能幫助防止美國有祖中抑日的行動；亦只不使美國對交戰國有左右袒，才能防美國加入戰團。他們成見甚深，所以中立法的修正勢必受他們的阻撓。

孤立派最怕戰，我們如能於一二月內加敵人以嚴重打擊，使美人知道日本決無能力與美作戰，或者就是減少孤立派勢力的一種最好的釜底抽薪式的辦法，而也是促成美國助我的最好辦法。

## 國際經濟制日的端倪

近日國際方面顯露經濟制日的消息。據倫敦的電訊，英首相於一星期

前與財相西門進行談話，會就經濟上以報復手段加諸日本問題加以討論。關於此事，各專家主張在不列顛帝國各屬地，對於日本貨物提高進口稅，並將進口限制予以縮小。西門財相似不贊成，但英國政府最後決定如何，當以美國態度為轉移。美縱不採取同樣措施，祇須出以類似的措置，則英政府即可強硬辦法加諸日本。無論如何，英國對華放款數額定必切實與以提高，則可斷言。英政府前所核准之第一批放款計有五十萬鎊。此外中國在西南各省建造鐵路，由英國投資一項計劃，亦已擬議及之。他日若果見諸事實，自須另以巨額放款畀予中國。美國方面，羅斯福既已咨請國會。修改中立法，以便引用該法以制裁侵略國。復準備向國會提出法案，要求授權政府，對於各國中以歧視待遇加諸美國利益，或因種族宗教關係，以歧視待遇加諸美國公民者，均得在經濟上行使報復手段。雖然表面上，美政府沒有指名何國，而

其用意當然針對德國和日本。

以上兩個消息都還沒有具體化。然而這個動向是值得注意。歐美諸強，在過去期間，爲極端惡戰怕戰的心理所支配，得了恐日病。雖然明知日本是個侵略者，明知如果侵略者得到勝利，一定要掠奪歐美諸國在遠東一切的利益，明知在正義上，或利益上，他們都應援助中國制裁日本，而終於不敢有所作爲。不但制日一辭，聽者掩耳，就是以物質幫助中國的擬議，也爲一般人認爲危險的舉動。只怕措舉稍一不當，日本便要開罪。日本深知這個心理，也便充分的利用這個心理，對於歐美諸強加以恫嚇，對於歐美在遠東的利益，也作得寸進尺的侵奪。過去一年半日本猙獰醜態的能度，與歐美側目縮頸的窘態，都是由此怕戰的心理與以戰挾制的策略所造成。近來國際的消息，似乎證明歐美諸國已漸覺悟過去怯懦退縮之非計，而日本之處處刻刻以戰作要

挾，適足以暴露其「色厲內荏」的真相。數星期前，英美對華信用貸款，就是英美趨向積極路線的初步。日本對於英美此舉，當然是不高興，然而事實已經證明日本不因此而履行其恫嚇。貸款固然對於中國有幫助，然而要澈底的助華，必須變管齊下，於助華之外，加以制日。上面所述的消息，就是這新路線第三步的端倪。我們當然不知道英美的覺悟是否澈底。不過假令英美果然於最近的將來，行使經濟復仇的手段，對於日本國外信用貿易等增加以制裁，日本也斷無能力向英美挑戰。到那個時候，日本過去種種以戰爲恫嚇的紙老虎，便完全戳破，歐美諸國也可更爲了解，以事實答復恫嚇的積極路線，是唯一正確的路線，而世界正義和平的維持，只有聯合世界民主國家，向這個積極路線上邁進。

(位)

## 對於六中全會企望

錢端升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將於本月二十日舉行全體會議於重慶。這是本屆中執會第六次的會議，第五次是於去年四月中與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相連接而舉行的，所以中執會又有七個月未開全會了。

在過去七個月的期間中，國內外發生了不少足以影響我們民族運命的事件與變化。就中最重的事件爲徐州的失陷，爲張高峯日蘇衝突事件，爲英法德意的慕尼黑協定，爲廣州武漢的失陷，爲汪精衛提和的失敗。最重要的變化爲我們民族自信力的增強，爲我們抗戰軍事力量的維持並充實，爲西班牙政府軍的繼續抗戰，爲美國憎惡德意獨裁主義的尖銳化，爲英美對日態度的強硬化。

徐州與廣州武漢的失陷，從人民及土地的立場言之，是大損失；從軍的及經濟的立場言之，則逼我變更戰略及方針。張高峯事件判明了日蘇兩方的軍事力量，同時也證實了日蘇均不願戰，日本不能於侵華時同時爲攻蘇，蘇

聯也不因同情於我，而對日作戰。慕尼黑協定是德國的大勝利，是英法德戰愛和的大表現；在慕尼黑協定以後，在反獨裁（即日德意），反侵略（也即日德意）的壁壘（假使能成立）中，英法永遠喪失了做主動者做領導者的地位，同時我們也再無與日本爭德意友誼的可能。汪先生提和的失敗統一了國人抗戰的意志，澄清了國內對於和戰的矛盾，龐雜，且不健全的思想與看法，並改善了友國對於我國的觀感。

民族自信力的增強，與抗戰軍力的維持並充實，是兩件最可以自慰的變化。自信力不是一件可以一朝一夕養成的事，在台兒莊以前，國人的自信力實極薄弱；但自台兒莊之後，雖經徐州與廣州武漢的失陷，而國人的對於抗戰仍堅持如故；這是自信力增加的表现。至於軍力亦顯然地在增加，所以徐州陷落與廣州武漢陷落以後的情形，便與京滬失守以後的情形不同。因爲軍力的充實，所以軍事當局對於第二期的抗戰，能抱着極大的希望。西班牙政

府軍的繼續抗戰阻止了法西斯勢力的勃漲，減少了德意對英法兩國的威脅。這件事直接增加了英法反法西斯的大眾的憤力，間接減少了法西斯集團（日本在內）的危險性。美國憎惡德意獨裁主義的尖銳化使全世界民主勢力較趨積極，更與柏林—東京—羅馬軸心以當頭一棒。英美對日態度的強硬化當然更利於我們的抗戰。

綜觀過去七個月中的許多重要事件與變化，總算有利於我們者多，而有害者少。這是中央執行委員會於日內集會而對於過去一檢討時，儘可引為欣慰的。但全會當然不能因此而引為滿足。對於於我有利的變化，全會應督責政府，加意促進。對於於我不利的變化，全會應督責政府，加意防阻，或謀為補救。其他應做而尚未做之事，全會更應責成政府努力去做。

說得具體一點，我們謹以下列數事，期望於全會：

第一件，政治及經濟財政方面的必要改善，必須與自信力及軍力的增加同時進行。要抗戰勝利，單靠自信力及軍力的增加是不敷的。我們是窮國弱國，我們一定要以最經濟的方法，利用我們的人力物力，才足以支持戰局。而要用最經濟的方法，則政府的用人之道，行政方法，經濟的設施，財政的調度，非有與軍事方面同樣澈底，同樣敏捷，同樣妥當的改善不可。抗戰十九個月以來的我國的軍事確實在有驚人的偉大改進，但政治等方面的落後也是無可諱言的事實。這是全會所應首先注意的。

第二件，民主的勢力需要最大的培植，民主的習慣亦需要最殷勤的養成。民主制度為政治上最成熟的制度。我們固然不能，也不必，事事學英美，但大體上，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我們當然應接受。而且在這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對立的世界，我們為求保持美國等國的同情及援助起見，我們更不能不有所自白。我常被英美人質問，問我中國如何資格，堪稱民主。達到這個問題，我自己覺得我的答復總不免有些牽強。我着實以為在此抗戰期中，擁護抗戰的統帥，授統帥以統率指導的大權這件事，與尊重民主精神，採納民主制度這件事，應並行不悖，而且也有並行不悖的必要。現在制度之下，國

民參政會為代表民主主義的機關。本屆國民參政會於半年內，即須中止職權。我希望這次全會能對於下屆的參政會作一番規劃的功夫，庶幾下屆國民參政會的代表人民性可增加，而監督政府的權能也可增加。

第三件，在抗戰期中，一切無謂的摩擦與無謂的糾紛應予避免。這也是節省時力，以應付大事的必要條件。非更張不可之事，與非更換不可之人，固然不能姑息；但可以不更張，或不必更易者，或即有更張更易，而不能有若何顯著的進步者，則絕對不應更張或更易。如果因輕易有所更張或更易，而致發生機關與機關間，人民與官廳間，或中央與地方間的摩擦，則便足以直接間接影響前後方的戰局。所以關於此事，全會亦應促起政府的注意。

第四件，為養成人民的民主力量及增加人民已知彼的能見起見，宣傳政策應有一番新的考慮與新的決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決不是今日的辦法。國人中沒有運氣受過教育的人不必說了，即使受過教育的人，甚或受過高深教育而十分關心國事的人，亦能有多少機會知道一些真確國情？為新聞的檢查太嚴，而公佈的消息太少，於是許多本來熱心國事的人們，也閉戶不問國事。這決不是一種健全的現象。我們要知道有許多看起來好像不利的消息，公佈了也只會使有志者激動，而不會使一般人沮喪。更有許多好像機密的訊息，在未公佈以前早已傳佈於國外，公佈了至少可以免除種種無謂的猜測。這只就新聞多開放與少開放而言。至於書報及其他印刷物的檢查，亦足以發生種種流弊。受審查者如果遇到了幾位近情入理的審查者，固然是無甚大苦；然以中國之大，又安能希望個個審查者能近情合理呢？此外，在積極方面，宣傳機關所應做而未做之事，或沒有做好之事亦在皆是。對於宣傳政策，這次全會誠有加以改善的嚴重必要。

末了，要抗戰早日成功，更要友邦早予我國以援助。要友邦援助，外交與國際宣傳自然均有重要。我國現在英美法的大使固差滿人意，但在國際宣傳方面，在數量上既極微小，既極不普遍，而在質量上，則更因缺乏切實，合理，有遠大準確眼光的指導，而有種種參差矛盾，且無補實用的不良現象

。關於這層，全會也應製定方案，責成主管機關迅予改善。  
 臨全大會所通過的抗戰綱領固然是盡善盡美，但政府須有具體的設施，  
 綱領才能顯出力量來。上面所舉幾點，在大體上當然仍不出抗戰建國綱領的

## 英美對日採取經濟報復之希望

傅孟真

在十一月初我們即報紙上和報紙以外聽到些英美對日將取「經濟報復」的  
 說話。這一件事，醞釀了兩個多月，還不見分曉，有些人未免感覺失望。但  
 是我們要知道，國際間形勢的演進，總是遲緩迂曲的多，何況這樣大事。這  
 兩個月中的形勢演變，處處指示我們，這事的醞釀正在積極進行中，或者在  
 最近有一種方式可以實現，實現之期間，大約是在美國國會討論完內政之  
 後。

英美兩國之對中國問題，有個根本相反的所在。美國政府對中國之態度  
 ，是絕對可靠的，但美國政府領導美國輿論之力量，甚不如英國政府領導英  
 國輿論之力量，而美國輿論，尚須多少操縱的工夫，方可給政府以發動後一  
 個後盾。英國則不然：他的輿論，自中日戰爭開始時即趨于激昂，美國政府  
 却多方抑制他，尤其在抵制日貨一點上如此，偏偏英國政府領導輿論的力量  
 又是很大的。這樣「一上一下」的形勢，自前年日寇開始攻侵以來，無形中  
 給日寇一個大幫助。但是，形勢演到目前這個階段，這個「一上一下」的狀  
 態，頗有改變，在最近的將來更有大變之可能了。

先談美國政府做的工夫。兩年中東縛美國政府行動者，無過于其國內之  
 孤立派，這一派不以黨派為限，而有其普遍的性質，尤其在他們國內所謂「自  
 由主義者」，所謂基督教會中，有甚大之勢力。本來羅斯福總統所執行的（或  
 者可說希望實行的）外交政策，固是民主黨的正式外交政策，也是共和黨的  
 正式外交政策，但每黨之中都有些個孤立派，于是外交政策之分野，並非黨  
 的分野了。前國務卿司汀生常說，羅斯福總統是懂得外交的，偏不敢有所作

範圍，但俱係針對我們最急之需而言者，且又比較具體，所以謹以貢獻於將  
 開的全會。

為，他不懂得內政，偏要多所施作。在巴納事件中，他和競選總統的共和黨  
 領袖藍頓寫信給他，贊成他的外交舉動。這都可以證明孤立派不孤立無關於  
 黨。前者在比京會議後，和在巴納事件中，美國政府頗思進一步制裁日本（  
 並不是打仗），却都被他們的孤立派在弦上時打消了。美國政府鑒于此  
 而失敗，不得不慎重，故用工夫先自轉移輿論起，即先自減少孤立派的勢力  
 起。似乎他們希望在去年夏天便可以有一個明顯的轉變，這事雖未如其預料  
 之速，大體的趨勢都是如此的。不幸有所謂慕尼黑四強協定，給美國孤立派  
 一個絕大的鼓勵，使得羅斯福十時閉口無言。却也幸而又有德國排猶的新事  
 件，其荒謬絕倫之處，使得美國猶太人，有自尊心的人，略有人道觀念的人  
 ，大動情感，尤是使得所謂基督教孤立派以及在理論中分世界國家為「有」  
 「無」兩格，無形為德意兩國辨護的急進孤立派，難乎為情。美國當局似  
 乎是充分的利用這個機會，以圖推遲其外交政策。既表示其為輿論所領導，  
 又想更進一步的領導輿論。同時日本小鬼雖不會又公然的向美國開戰，如巴  
 納事件，然而「關閉門戶」，「抹殺九國公約」，並公然的暗示其不承認（在答  
 覆美照會末節中）實在給美國政府一個易於運用的機會。此次美國對付德國  
 反猶太的態度之嚴厲，固不是專為東亞形勢而然，却是很有幫助于其東亞政  
 策之積極化。照平常的道理說，在美國輿論這樣湧起反對德國反猶之下，應  
 該暫時把中國問題忘些，然而同時兩件事俱在報紙上表顯其重要。看來美國  
 政府是想把兩件事（對日對德）作為一事而一舉應付下來，其方法都是取經  
 濟方面的。

十二月份的美亞 (Amersia) 中有里夫 (Earl Lear) 氏一文，統計美國輿論對日本否認門戶開放之反應。其中要點云。

……一星期中，各地各報著社論論此事（日本否認門戶開放）者至少有七百家。分析這七百個社論，可以看出在這一回日美關係緊張時，美國人的情感如何。……對日宣戰？不是。這固然不在話下。但還有中間的辦法用起來可以使日本覺悟。美國的記者，不是正在要求這些辦法，便是認爲此等辦法爲日本毀約，「關門」，摧殘美國商務之行爲之不可免的結果。……

假如國民的公意可用全國的報章作代表，在外交事件上，如總統羅斯福和國務卿赫爾已經得到美國人民的「強固的一致的贊助」，這贊助是贊助他們的停止在經濟上贊助侵略者，並幫助爲侵略而受害者，之政策，這不僅是對受害者之同情，尤其是爲開明的自利心。……七百社論中，只有十個，反對政府在經濟上有所舉動。……七百之中只有十個！

試看美國政府的辦法，對日本一個公文又一個公文，指示其抹殺門戶開放政策。在這一點上或者有人覺得美中不足，他何不將領土完整一齊放入，因爲這兩事正是九國公約的兩個要點？但是爲導引美國輿論贊助政府起見，他這樣措辭是更妥當的。這些步驟，顯然都是爲着有所動作。照美國的法律，大總統本有對妨害美國商務的國家停止其最惠待遇之權，（在實行上即是增加日本貨進口的稅率），然而國務院似乎不想小試，不試則已，要試則穩當的廣泛的試。在國會開幕之日，參院經部分改選衆院經全部改選，民主黨之多數減少時，羅斯福竟這樣的勇敢演說，指斥侵略國，其語氣之重遠超過以前的，想必是已經把輿論準備好了，否則鑒于比京會議已納事件之覆轍，何至作出如此勇敢邁進的態度而無所準備？過去一年中，羅氏在內政上威望稍減，然在外交上則威望日隆。看來行動是不至着空了。

英國情形却另是一樣。歷來的英國政府是最不可靠的，他是永遠在遷就

他所認爲事實道利害中。日本之蠻橫，德國之霸道，意大利之凶狠，都是他爲「均勢」輔植起來的，現在都去咬他。自前年日俄侵佔廣瀨橋事件發生後，他對日本是步步妥協的，事實上即等于步步鼓勵，直到十一月初，張伯倫首相在國會發表其荒謬的說明（他說中日戰爭結束後，日本無錢了，所以中國的建設，仍須英國幫忙！）惹起遍天下的責難，尤其是在美國，英國政府似乎才轉方向。本來英國政府的態度是很靠不住的，幸而有一大便利於我國之處即日本態度太猖獗了，太不爲他留地步了。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其中的一個含義即是把英國勢力自華北華中乃至華南一齊趕出去。果真日本獨佔了東亞，不特香港難保，半個大不列顛帝國是在威脅中的。以英國政府之願慮實際利害。對此等必來而顯著的事實，自然是透澈明白的。加以德意之進步，日益驕橫，張伯倫政策之以加速度趨於失敗，英國政府更不能不顧慮到美國的同情。本來張伯倫在九月末之兩度飛往德國，終於成立了所謂慕尼黑協定者，其政策固在妥協，却也不止是無條件的妥協，而是一面妥協一面整飭軍備。一面向德意讓步，一而不肯失去美國的同情。上兩事可以說是相輔的，但所成就者是拖延而不是解決，下兩事是相反的。張伯倫的目的，似乎不僅是拖延而是想能解決。從前一義說，他算辦到了，果真拖延至今。但是拖延些時候終於不免時，則發動時間是否比不拖延更爲有利，那可就難說了。從後一義說，他的失敗是十分明白了，他的退讓政策，只可以引起更多的歐洲問題，決不聽解決任何的歐洲問題，意大利對法之無理要求，尤其可以看出這事是越鬧越糟的。於是英政府不能不轉向美國拉攏。有兩件事是大可注意的。其一艾登之訪美，艾登本是一個不贊成政府現行政策的政府黨，照常理論，他訪美似乎無多意義，但他之訪美，却是英國內閣通過的，並且報告給國會過，這就大可注意了。其二羅斯福在國會演說後，張伯倫竟正式的發表聲明與以熱烈的贊許。這個演說，是抨擊獨裁國的，而張伯倫之聲明竟發表在赴意叩頭之前三日！這裏邊的微妙，頗可看出些了。張伯倫雖仍

然仍舊妥協，並更積極的叩頭，但是下一步的事，他並不是不準備着。英國

人好對中國人說「凡美國人所能辦得到的，我們都能辦到。」其實這是空頭人情，爲大英帝國整個的利益着想，在遠東不能不拉攏美國「偕行」，「即其整個的外交政策，也不能不遷就美國些，尤其在妥協趨于失敗之後。

在下列的幾個情形促動之下，英國政府不能不對日趨于積極，一是日本之公然聲明要獨吞東亞，二是日德意之聯繫必將加強以資敲詐，三是英國之不得不拉攏美國。在這整個的趨勢演進中，英國之又忽然對日妥協，可能性極少了。

報載今天（十日）張伯倫赴意，此行之結果，可以預想到，表面上必是熱熱鬧鬧，公報上必「開誠相談」，成就不少，「事實上必于大事件上一無結果，因爲墨索里尼的要價，張伯倫應承不下。所以張伯倫之個別妥協策，必將沒落，而羅斯福之整個防備策，必將抬頭。在這個趨勢中，英國對日態度自然要轉于積極。

英美合作本有許多困難，英國不放心美國，覺得他言大而空，不著實際。美國更不放心英國，以爲英國是老猾，專爲自己的利益，用人做貓腳爪。一個怕對方是空炮，一個怕對方半途自行妥協，使得夥伴出相。所以英美合作，固然需要國民心理的根據，而方式上亦須講求的，此點在美國尤重要，

## 日本外交政策的檢討

王迅中

自日本集中全力於對華侵略戰事以來，日本對外問題的重要者只有兩個：一個是對華問題，一個是排斥與中國有利關係的歐美列強的干與問題。第一個問題比較單純，因爲自中日戰爭擴大以後，日本對於中國，就已有了比較固定的政策，就是用武力來打擊中國，使得國民政府屈服或滅亡爲止。戰事的延長和戰區的擴大，雖出日本當局的意料之外，就是軍部本身，也未嘗不感到焦急與苦悶，但是表面上還裝着強頑的樣子，提出不辭長期對華作戰的口號，決定繼續幹下去。一般人民雖然苦於徵兵的殘酷，戰費的

因爲政府的舉動必須使得人民相信，他不是上了英國的當。這個方式。似乎一年中已經試驗成功了，即所謂「平行動作」也。

根據以上的考量，我認爲英美對日之經濟報復將在二兩個月後成爲事實，即美國國會把內政軍備討論完了以後。

連帶着還有兩個問題：一，這個報復是否可以擴爲戰爭？二，這個手段是否有効。現在分別把他的答案寫下。

第一，這一報復決不至擴爲戰爭。我們要知道，英美必是先斷定日本決不致擴大戰局方肯採用這個手段的。自盧溝橋事件以來，日本人學當年意大利受制裁時的樣子說，「要干預便是戰爭，」這調固然可以嚇人，但是，張敬峯事件及此次對蘇聯漁業交涉，切實證明了日本決定無擴大戰爭之誠意。蘇聯看穿了，乃更強硬，英美看穿了經濟報復說乃拾頭。

第二，這個手段雖輕，然在日本的今日，却很容易收大效。此在戰爭開始時，或者效力太輕，在今天，日本是已經打了十八個月了。日本的經濟力量，是脆弱的，在打了十八個月以後，日本銀行準備金消耗到差不多了的今日，全靠對外貿易和小量金銀賺些外匯。如英美給予這樣一個打擊，他的購買戰爭及工業品原料是無所出的，在戰時發生此情況是不能支持的。

重負，內心裏懷着怨憤不安，自殺的慘案和反戰的傳單時有發生，不過嚴密的警網和麻醉的宣傳，至少在最短期間，還可阻止這種情緒的表面化和集團化。所以自對華作戰以來，無論日本任何的報章雜誌上，沒有見過對華停戰的想外交手腕，使中國長屈辱而已。即如最近敵相近衛的聲明，雖含義至爲廣泛微妙，其用意仍在求中國的屈服，我最高軍事當局也已經詳細揭破他的陰謀。日本正夢想着「澈底膺懲抗日政府」，加緊製造傀儡組織，結成



「立體式」的「東亞協同體」和「東亞經濟集團」，實現「東亞新秩序」的迷夢。日本沒有俾士麥克那樣偉大的政治家；西爾寺和近衛決沒有俾士麥克那樣的魄力；普奧一八七〇年戰後普特格條約（Treaty of Prague）那樣的寬大，也決不能重現於中戰敗的中國與勝利的日本之間。在全日本被曼花式的軍事勝利籠罩着的今日，軍部的對華政策可算已得舉國的默契，至少沒有人敢公開辯論或反對。

第二個問題就比較複雜了，決定時也比較困難，意見也比較紛歧了。日本在六十餘年來的侵華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難，事實上不是被侵略者的中國，而是與中國有利害關係的歐美列強。三國干涉的結果使得日本不得不將甲午戰役勝利所換來的遼東半島吐還中國，華盛頓會議的結果又使日本不得不將二十一條中的重要權利放棄，九一八事變後中國自衛力量的增強，至少在日本人看來，又是英國支撐後台的結果。歷史的苦杯使得日本當局深深感到：解決中國問題的最要關鍵，是怎樣排除第三者的歐美列強的干涉，而這個工作也是最困難最費考慮的問題。

自中日戰事爆發以後，歐美列強為維護其遠東利益計更，為主持國際正義起見，深深同情於中國的抗戰。有的不但在道義上，並且在物質上，給了中國很大援助。美國的態度雖然比較消極，但是單就堅持否認非法佔領的一貫精神及續續白銀協定兩件事而言，就已給予中國不少的鼓勵和幫助。日本當局深知如果不能排除這些國家對於中國的援助和關心，不但不能使戰事在短期內結束，並且即使能倖倖獲得決定的勝利，因為長期戰事的消耗，無論在軍事或經濟力量方面，都不能和列強保持平衡，因此難保不陷三國干涉和華盛頓會議的覆轍。現在日本在外交上，也可以說是在整個國策上，最困難的問題，就是怎樣排除這些國家對於中國的援助和關心。關於這一點，日本的外交當局，及政治界和輿論界的穩健份子，還敢堅持一下，或發表一些像章軍人所不願聽的主張或言論；但他們的權利也被剝奪得僅限於此了。

蘇聯對於中國的這次抗戰，因為利害一致的關係，援助最熱心，態度也

最堅決。日本一向以防蘇為侵略中國的藉口，且自加入德意法西斯集團後，對蘇更無妥協的餘地。所以自中日戰事發生以來，日本對蘇，在外交上始終採取攻擊的姿態。但在實際上，日本又極力避免實力衝突；漁業糾紛和張高峯事件，一部少壯軍人雖高唱「膺懲」，但外交當局始終主張隱忍，主張用和平談判方式解決。法國在遠東的利害關係比較輕微，外交政策總是追隨英國之後，不值過於重視。英在中國有巨額的投資和貿易，和日本同是工業收入維持霸權的國家。美國是中國門戶開放的創導者，和日本同是太平洋的霸權國家，英美都不願日本在中國的地位過分膨脹，因而都成了日本大陸政策的勁敵。這兩個國家已不知費了日本外交當局的多少腦汁，已不知引起了外務省與軍部間的多少齟齬。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軍部常常嚴酷地批評日本外交的錯誤，要求清算追隨歐美的附庸外交，高倡自主外交，壓迫當局脫退國聯，廢棄倫敦軍縮條約，造成所謂「光榮的孤立」。對華作戰後，對於英美的在華利益，毫無顧忌地肆意破壞，甚至襲擊英國公使，轟炸英美軍艦，侮辱英美僑民和教士的事件也屢屢發生。任是外交當局在可能範圍內，始終堅持本身的立場，不願盲目地追隨軍部，得罪英美。當戰爭初起時，日本外交當局極力主張親美，不但動員了外交人員和資本家，去遊說美國當局及資本家，維持孤立政策，即國內報章雜誌也一變九一八以來一貫的反美立場，而常常恬不知恥的捧角式文章。當美國軍艦被炸的消息傳至日本後，當局更示意青年團體向美國公使館獻金，露出獻媚的醜態。外交當局對英起初雖然也採取抨擊政策，但對軍部的要求進攻華南，斷絕中國軍火來源的計劃，始終主張審慎而不加贊同，奉主協調外交的廣田外相如此，廣田下台後的宇垣外相雖以富有魄力識見著稱，不但沒有對英強硬，反更進一步主張和英協調，進行外交的談判，恢復英國在華的權益。至於對蘇，外交當局也主張緩和緊張的關係，張高峯的日蘇衝突，宇垣堅主退讓，終以和平方式解決。反對宇垣政策的人送了他一頂媚英援蘇的帽子，紛紛加以抨擊。到了今年九月間歐洲各國以捷克問題

翻拔弩張的時候，軍部再不能忍耐了，終於決定了南進政策，攻襲廣州，逼得宇垣不得不掛冠而去，不過宇垣的政策並非出自他的獨斷，是經過五相會議所通過的，宇垣不過是創導和執行者而已。宇垣掛冠之後，很多人，念迎合軍部的法西斯外交的「革新派」也許會得勢，滿鐵總裁松岡洋右，和被宇垣調到意大利的白鳥敏夫，也許有調任外相的可能。但是外相的懸缺，攔了將近一月之久，仍歸有田。有田在外交界，向被法西斯的革新派目為「歐美追隨外交」的人物，並且是宇垣外相時代的外交顧問，所以他的政策當然不會和宇垣有根本不同之點。觀於有田就職談話中，「負責與列國減少磨擦」的一語，便可知有田政策的內容。近衛請有田上台的意義，也不難推知不過有田對德義的態度比宇垣積極，因為他是簽訂防共協定的當事者，這或許是軍部容許有田上台的一大原因。有田外交的基礎有兩點：（一）加強防共協定，希望由精神的進而為經濟的軍事的互助。大島以駐德使館武官而昇任大使，駐意大使又是以法西斯外交主張出名的白鳥充任；日本的慾望不言而喻。

## 論我國戰時及戰後的稅制

朱炳南

租稅制度，如同其他社會政治制度一樣，是一個歷史的產物，由一國的環境演進而成。稅制的類型與其在歷史上所發生的變動，每每反映當時客觀的情勢，尤其是當時的經濟狀況。

我國稅制的性質與其在歷代的變動亦不能逃此例外。因為幾千年來我們還留於一個農業經濟的社會，人民經濟活動整個的都在農業上面，人民所得多來自土地，財富也以土地生產物為其主要表現方式。在這樣的經濟情形之下，國家稅課自然也要靠土地生產物為其主要源泉，田賦成為國家收入的基礎。我們財政史上所舉歷朝重要的稅制變革，無論是戶調，租庸調，兩稅法，一條鞭法，實際上與其說是稅制的變革毋寧說只是徵收技術上的改善。

如果我們把租稅制度的進展劃分為幾個階段，我們幾千年來的稅制，自

了。（二）對於英美，仍希望以中國問題為中心而進行談判，不過不得不斟酌軍部的意見，所以比宇垣的政策要強硬些。觀於有田的要求取消九國公約一可知日本想以中國經濟權益的開放，作為英美法承認日本武力造成的特殊局面的交換條件。自英美貸款中國的交涉成功後，日本立即指使傀儡政府增加歐美貨物的華北關稅，並宣佈德意加入中國的經濟投資。這不啻是對英美採取了一種報復的威脅。

簡言之，日本當局現階段的外交政策有三：（一）對於中國方面，仍本作戰以來的一貫政策，一面用武力消滅中國的抗日勢力，一面加緊傀儡組織，製造「立體式的東亞協同體」。（二）對於德意方面，極力設法增進法西斯集團的聯繫，強化反共協定，一以牽制英國的遠東政策，再以希望從德義方面補充因和中國作戰而消耗了的經濟力和軍事力。（三）對於英美法等國，仍願進行談判，不過有一個堅決原則，要以承認或不干與日本在中國以武力造成的特殊局面，作為開放中國的經濟利益或保障各國在華利益為交換條件。

然屬於所謂農業經濟的租稅系統。雖則我們古代即有「關市之征」，以工商為「末技」；而在稅課上加以歧視，賢明的君主以率「輕賦」為號召，甚至有完全免征田賦的事實。但終因為商業不發達，此種工商之征始終不能取田賦而代之；直至民國初年，田賦還是中央政府主要收入之一。

但經濟生活的變動，終久會反映在財政制度上。遠在明代，就可以看出我們稅制轉變的線索來。其時海通漸繁，外國傳教士商人紛來我國海岸貿易，拿金銀來換取我們的貨物，金銀大量流入我國。英宗年間，沿海諸省及江西湖廣等地始行金花銀折征田賦之法，終止了歷史上實物賦稅時代。內國貿易受了國際貿易的刺激，亦漸繁盛起來，所以「商稅」在明代的稅制中佔一個頗重要的位置。據云，征收此種「商稅」的關卡，偏布全國，有三四百局

之多。

明代稅制上質的變化已見端倪；在清代則此種變化已甚為顯著了。海禁大開以後，國際貿易日見繁盛，明代對國際貿易採無稅主義，清代則開始征課關稅。洪楊之亂，因財政支絀，清代又新創厘金。這兩種「商稅」的稅收，後來竟駕凌田賦之上。至民十七年，國民政府劃分國地收支，田賦正式劃歸地方。田賦在國家收入中的任務從此宣告中止。這說明我們國家的稅制逐漸脫離農業經濟的系統——至少中央政府的稅制是如此。

翻閱我們中央政府預算的稅課項目，就可以發現近幾十年來國民經濟的改變所給予我們財政制度的深刻影響。就關稅，統稅這二種「商稅」加上鹽稅而言，每年總佔中央稅課收入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央財政脫離了農業經濟的系統，但是又走進一個極度的消費稅系統。大家曉得消費稅是累退的，負擔不公平的，同時又是最沒有彈性的。沒有彈性的理由有二：一為我們主要的消費稅稅率，平時即已提高到不留餘地的高度。譬如鹽稅，有人以為如果把鹽稅稅率減低，使每人有能力購買其應需的數量，全國銷量最少將達六千萬担。以每担征稅五元計，反可使鹽稅收入增加一萬萬元以上。增稅反有使此種消費稅稅收有減少可能。第二個理由，為消費稅的征課對象不是剩餘所得。提高稅率，對經濟社會生產行為將發生較嚴重的波動，故不宜常常輕舉更張。

消費稅制是違反一個良好稅制的原則，無論在平時或戰時，都不足以適應國家的需要。近幾年來，朝野上下，即已感覺到中央稅制有改善的必要。照理想講，改善的途徑應從我們現有的間接稅到直接稅，從對物稅到對人稅，從客體稅到主體稅，從消費稅系統到所得稅系統。如果我們的稅制要現代化，我們要朝這方向走。戰前一年，中央首次開征現代的所得稅。論者譽為我國稅制劃一時代。但是基於我們現時所得稅的性質，實際上對我國的稅制不能發生質的變化。我們的所得稅為一局部的所得稅，其徵課標的，並非個人的綜合的納稅能力，而是某種收益，故仍不是一對人稅或主體稅。

戰爭對我們的稅課有相當的影響，雖然我們的戰費似乎不靠稅課為挹注。戰爭發動後，我們舉辦兩種現代的新稅。去年十月，公佈征收遺產稅暫行條例，隨後又公佈非常時期過分利得稅條例。但同時政府擴張轉口稅。凡國內民船輪船，鐵路公路或航空運輸的土貨，除已完稅稅釐稅菸酒稅外，一律由海關征收轉口稅，稅率為從價百分之七·五。印花稅則加征一倍，土酒土菸稅率亦為提高五成。

不論這幾種新稅將來施行的實效如何，至少我們已有改我們消費稅制到直接稅制的工具了。現行所得稅，遺產稅，戰時過分利得稅的希望如何呢？由於我們的所得稅是一個局部的所得稅，其主要征課對象僅為個人薪給所得，營業所得，及存款利息。財產所得尚未包括在內，範圍頗為狹窄。而且由於征收技術上的困難，租界的存在，外力的阻撓，我國特殊的家族制度等等理由，我們所得稅成功為一個綜合的一般的所得稅，恐怕猶需相當時日。就現行局部的所得稅情形而說，個人薪給所得部份，恐怕只能征及於一班公務員其他的從業員及自由職業者恐未能征及。營業所得，因為我國商業組織幼稚，帳簿不備，純利不易查明，我們不相信在上年度所得稅收入中，有大部分是從征收營業所得而來。因此公務員個人薪給與內國銀行存款利息，實構成現行所得稅收的兩大基幹。但這個稅是有前途的，假如我們能把牠的征課範圍擴大，主要的須包括財產所得。不過把牠變成一個綜合的一般的所得稅，恐怕不是一朝一夕間的事。至於遺產稅的開征，恐亦遭上述所得稅所遇的困難，尤其是特殊家族制度一個因素。從財政方面看，在短期內，怕亦無大希望，中央二十六年預算遺產稅一項，就只列二百萬元。至於戰時過分利得稅，顧名思義只是一個暫時的征課，戰事終止以後，不久終要廢除。當然過分利得稅仍可用營業利得稅的方式，在一般利得稅之下，繼續征收。依非常時期過分利得稅條例，凡營業利得超過資本額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者，其超過額征收百分之十，累進至百分之五十。財產租賃之利得，超過其財產價額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二十者，其超過額征收百分之十，累進至百分之五

十。這項稅開征的理由，自然是無可非議的。但從財政的立場看，恐怕是難以樂觀的。關於營業過分利得部分將遭現行所得稅營業利得部分同樣的困難。在繁盛都市已多淪陷於敵手及商業組織未改善之前，此部分的過分利得稅是沒有多大希望的！有希望的只是財產租賃過分利得部分。由於人口大量向內地安全區遷移，內地城市一時過着意外的繁榮。房屋求過於供，房租飛漲數倍。這種戰時意外所得提出歸公是萬分應該的。但如征收此項財產租賃過分利得，自須對於財產的原價及租金加以嚴密的調查。如果此種困難無法克服，連此部分過分利得稅亦無甚希望。但假如此種困難可以克服的話，我們對現行的所得稅範圍願提供一個意見。我們應將此項財產的常態所得（即低於財產價額百分之十二那一部份的租賃所得）包括在所得稅征收範圍之內。現行所得稅之不包括財產所得，久為國人所詬病，應趁此時加以修正。如果此項利得可以在過分利得稅之下徵收，為甚麼其常態部分不能在所得稅之下征收呢？我們以為最低限度，城市財產所得應該放在所得稅徵收範圍之內。

話回轉過來。此三種新稅對我們的稅制有何影響呢？由於我們經濟的特質，社會政治家庭的制度，在短期內，此三種稅收決不易使我們現在的稅制發生質的變化，如果客觀的條件未成熟，如果經濟社會未相當的工業化，由消費稅系統到所得稅系統的變革是不易成功的。無論我們怎樣詬病我們的消費稅制，但稅制質的改變，決不像有些人所說，一蹴而就的。從消費稅系統到所得稅系統，從對物稅轉到對人稅，或者還須經過一個收益稅系統，但必須經過一個比較長期的時期，則可以斷言。

此次戰爭給予我國財政的影響至為重大，雖則戰費的籌措，多賴發行公債一途，但無論租稅收入如何薄弱，多一分稅收對抗戰就多一分幫助。而且遲早總要把稅負設法增加的。公債終要還本付息。我們到現在已因戰事發行了十五萬萬元。戰事延長下去，又必須增發。戰後軍就債務費一項言。中央預算每年將要添上一二萬萬元了。何況戰後瘡痍滿目，建設復興，在在需財。

。我們預料將來財政政策，不能不以財政為其主要目的，戰時更不必論了。

在這一戰時戰後的非常時期，租稅的社會政策既然是一個次要的考慮，為增強我們的財政力量，支持抗戰起見，我們如果未有其他更合理的政策，籌款手段，不妨增征幾種消費稅，如奢侈品稅之類，甚至一般交易稅亦可。一般交易稅的收入可能性極大，歐戰後各國多相繼採用。其實消費稅制的本身無甚弊害可言，如果國民財富分配均平，消費稅制比直接稅制還好。因為在國民財富分配均平的情形之下，消費稅消失其累退性，同時稅務行政上也比直接稅更為簡便。假如戰事延長，則將來國民生活無疑是更困苦，更艱難。那時恐怕只有大貧小貧之分。在這時候消費稅間接稅的弊害亦隨財富分配不公平而俱去了。所以消費稅的弊害是相對的。弊害的程度隨一個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的程度而轉移。我們不能以消費稅在歐美經濟社會的位置來衡量他在別一個經濟社會的位置，一般交易稅在蘇聯稅收中，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而並不以為他為一個間接稅致受排斥，此中道理，實甚明瞭。至最近有人提議將我們的稅制整個改為累進制者。如果他們的意思是讓政府採用各別的累進稅，原則上這自是為我們所贊同，但倘若他們的意思是真要把稅制整個累進化，則恐怕只是不切事實的妄想。

本	第一卷	時評	潘光旦
刊	第二期	抗日的民族意識	李卓敏
		英美借款與我國外匯	崔書琴
		論美國對日報復問題	陳之邁
		省制改革的一端	沈從文
		湘西題記	陸侃如
		記安南的舊戲	

# 病與艾

錢穆

我幼年曾受一段私塾教育，當時讀了論語讀孟子，讀到滕文公章句上，我的私塾生活遽爾中止。孟子便沒有讀完。後來不知那一年忽然立意要將孟子通體讀過一遍，那時恰是陰歷的大年初一。我自己反鎖在一間空屋裏，自限一天讀完一篇，第一個上午便讀梁惠王章句上，讀到能通體背誦為止，然後自己開鎖出門吃午飯。下午則讀梁惠王章句下，到能通體背誦，再開門吃晚飯。如是七天，直到新年初七之晚飯，我的一段心事始告完畢。

這大概是廿餘年前的事了，但是我每逢新年，我往往回憶到那七天，則在陽歷的新年，我也時時連帶想到。今年的陽歷新年，我依然照例想到此事，只是以前所能通體背誦的，現在已通體忘却，只記得有那麼一會事，又常零碎的記起七篇裏的幾許話。

我常覺得孟子常有一些極耐人尋味的話，我時常憶起，我此刻則忽然的記起了如下的幾句，孟子說：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吝，終身不得。

這是一段設想的譬喻。他的大意是說，一個人已犯了七年的病，而他的病却非儲藏到三年之久的艾，不能灸治。但是問題便在這裏，倘使此人事前並沒有蓄藏三年之久的艾，我想他那時不出三個辦法。一是不惜重價訪求，別人家藏有三年之艾的，懇求出讓。但是此層未必靠得住，一則不一定有人藏，二則藏的不一定肯讓，三則或許要價過高，我不一定能到手。第二個辦法是自己從今藏起，留待三年再用。可是他病倒在牀已有七年之久。從今藏起尚待三年，這三年內，病況是否可待，還是沒把握。第三辦法是捨却艾艾，姑試他種治療，但是更無把握，而且醫藥亂投，或許轉促其死，明知三年之艾定可療此病，只是已是七年之病而更要耐心守此三年。

我時時想起這段譬喻，我想那病人該追悔到以前沒有預藏此艾，現在開始藏著，雖知有十分可靠的希望，但是遙遙的三年，亦足使他惶惑疑懼，或

許竟在此三年中死去。我好如此設想那病人的心理變化。

我想一大部分的病人，似乎走第三條路的多些，走第一條的亦有，決意走第二條的要算最少，因為那七年病後的再來三年，實在精神上難於支持，而孟子却堅決地說，苟爲不吝，終身不得。他的意思似乎勸人不管二年內死活，且藏艾說。我不由得不佩服孟子的堅決。

但是我現在想到這幾句話的興味，却不在那病人一邊。我忽想假設那艾草亦有理智亦有感情，那他一定亦有一番難排布。我如此設想，倘使艾亦有知，坐着那人病已七年，後事難保，倘使艾亦有情，對此病人不甘旁觀。在理智上論，他應該撥下心去耐過三年，那時他對此病人有力救療，但是萬一此病人在三年內死了，豈不遺憾終天。在情感上論，那艾自願立刻獻身，去供病人之用，但是理智上明明告訴他，不到三年之久，他是全無效力的。我想那病人的時時刻刻變化，那艾的心理亦該時刻難安罷。

因此我忽想到時辰問題，想到目下大家說的「爭取時間」的口號。我想那病人與那艾亦正在「爭取時間」，只與我們說的「爭取時間」略有差別。我們說的爭取時間，似乎專指在戰場上與敵人相爭時的爭取時間，而我却因孟子的話想到在後方的人亦各有他的爭取時間，尤其令我想到那艾。照孟子的話，三年之艾似乎與二年零十一個月之艾性質功能絕然不同。艾該自藏到三年，但是那病人的狀況，那使他總想姑一試之，感情上總有另一個希望在搖動他。今設此病人裏一待到兩年零十一個月而姑試用此艾，結果藥性不到，仍無功效，那非從頭再蓄三年之艾不可，而他的病却要等到十二年以上。豈不更焦急。

這是一件推測人情的事。我不知別人是否如此想。病是十分危篤了，百草千方胡亂投。那艾却閒閒在一旁，要在此焦急中重過三年，艾乎艾乎！我想艾而有知，艾而有情，確是一件够堅張亦够沉悶的事。

廿餘年前七天裏背誦過的孟子，全都忘了，適在新年偶憶前塵，胡亂想出的只要關於孟子，自己仍覺有趣，實在有趣的應該是在廿年之前吧。姑爾寫出，或許世真有艾，同情此意。

# 冷屋隨筆之一

錢鍾書

質屋甚寒，故曰冷。下筆不拘，故曰隨。皆紀實也，是爲引。

★ ★ ★ ★ ★

文人是可嘉獎的，因爲他虛心，知道上進，並不拿身分，並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對於自己，有時比旁人對於他還看得輕賤；他只恨自己是個文人，并且不惜費話，費力，費時，費紙來證明他不願意做文人，不滿意做文人。在這個年頭兒，這還算不得識時務的俊傑麼。

所謂文人也者，照理應該指一切投稿，著書，寫文章的人說。但是，在事實上，文人一個名詞的應用只限於詩歌，散文，小說，戲曲之類的作者；古人所謂詞章家，「無用文人」，「一爲文人，便無足觀」是也。至於不事虛文，精通實學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等專家，儘管也洋洋灑灑發表著大文章，斷不屑以無用文人自居——雖然還够不上武人的資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許出於自知之明；因爲白紙上寫黑字，未必就覺得文章。講到有用，大概可分兩種。第一種是廢物利用。譬如牛糞可當柴燒，又像陶侃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第二種是必需日用，譬如我們對於牙刷毛刷之類，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無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繁多，偏有文人們還頂著無用的徽號，看了竹頭木屑牙刷毛刷，自歎不如，你說可憐不可憐？對於有用人物，我們不妨也給與七個名目，以便跟文人分別。譬如說，稱他們爲「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縮寫，恰對得過文人兩字。這樣簡潔渾成的名詞，不該讓老媽子小丫頭包車夫們專有。并且，這個名詞還有兩個好處。第一，它充滿了革命化的平等精神，專家顧問跟聽差僕役們頂了一個頭銜，站在一條線上。第二，它不違背中國全盤西化的原則：美國有位總統聽說自稱爲國民公僕。就是大家使喚得的人；羅馬教皇自謙爲奴才或用人的用人 (Servus Servorum)。法國大革命時，幫人都趕着用人叫「哥哥

「(Freres Servants)」：夫總統者君也，教皇 (Pope) 者父 (Papa) 也，哥哥弟兄也，在歐美大國都跟用人運帶稱呼，中國當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已然，並非今天朝報的新聞。例如漢高祖本紀載帝不好文學，陸賈列傳更借高祖自己的話來說明云：「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開國皇帝的聖旨。從古到今反對文學的人，千言萬語，歸根還不過是這兩句話，「居馬上」云云，在抗戰時期讀來，更覺得親切有味。柏拉圖理想國排斥詩人文人，嚙嚙耐厭，那有這樣斬截雄壯的口氣？陳石遺先生詩說：「工於語言者，於法老不貴；顧指氣使人，安能爲詞費？」所以漢高祖能够實做其皇帝，而柏拉圖空抱了一部建國方略 (Republic)，一部建國大綱 (Law)，只能夢想著「哲人爲王」，來過他的政治。照此看來，不但文人是賤骨頭，不配飛騰騰達；就是那些反對文學的名流，也似乎文章做得太長，議論發得太太多，不像個話少官高的氣概。柏拉圖富有詩情，漢高祖曾發詩興。吟過大風歌，他們兩位尙且鄙棄詞章，更何怪那些俗得健全的靈長動物。高地耶 (Theophile Gautier) 在奇人志 (Les Grottes) 裏會說，商人財主，常害奇病，名曰詩症 (Poésie Ophiotique)，病原如是：財主偶而打開兒子的書桌抽屜，看見一堆寫滿了字的白紙，既非簿記，又非帳目，每行第一字大寫，末一字不到底；細加研究，知是詩稿，因此怒衝腦頂，氣破胸肺，深恨家門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經頓呈變態。其實此症不但來源奇特，并且富有傳染性；每到這個年頭兒，竟能跟夏天的霍亂。冬天的感冒同樣流行。藥方呢，聽說也有一個：把古今中外詩文集部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據云只要如法泡製，自然胸中氣消，眼中釘拔，而且從此國強民泰，政治修明，武運昌隆矣！所以古羅馬教宗土兜鈴 (Terullian) 在象教論 (De Idolatria) 裏主張若要大道光明，極樂世界

實現，非剷除文學不可。至於當代名人與此相同的私論，則早已在銷行極廣的各種大刊物上發表，人人熟讀，不必贅述。

文學必須毀滅，而文人却不妨獎勵——獎勵他們不要做文人。朴伯出口成章（Lisp in numbers），白居易生識之無，此類不可救藥的先天文人畢竟是少數。至於一舞文人，老實說，對於文學並不愛好，並無擅長。他們弄文學，彷彿舊小說裏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據說是出於不其得已，無可奈何。只要有機會讓他們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無不磨書投筆，改行從良。文學是倒霉晦氣的事業，出息最少，鄰近著飢寒，附帶了疾病。王世貞文章九命早將千古文人的千靈百毒，說得詳盡。我們只聽說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從來沒有的。至極優笨的人，若非無路可走，誓不肯弄什麼詩歌小說。因此不僅傍人鄙夷文學和文學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滿了自卑心結，對於文學，全然缺乏信仰和愛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楊維在法言裏就說：「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可見他肯做壯丁，不做文人。陸克哈（L.G. Lockhart）替他岳父作傳，記司各德自恨只能為大偉人記載武功，而自己不能夠也轟轟烈烈做番功業。楊維司各德之流尚且怨命，悔做文人，何況其他弄筆頭相好。因此，我們看見一個特殊現象：一切學者無不感風凜凜，神氣活現，對於自己所學專門科目，帶吹帶唱，具有十二分信念；只有文人們

## 拜訪

拜訪變為虛文時，人生又加上了一種無聊！

它也如許多的禮節一樣，跛脚在時代後面，給近代洋裝革履的人戴上一頂紅纓帽。

在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之後，當是舟車的方便增進了人世的往來。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到應遠道相訪，不是一件容易事情。惟其不容易，非是人情之所不能已或事實之所不能免，總不會老遠跑到朋友家裏

懷着鬼胎，賠了笑臉，抱愧無窮，就使偶而吹牛，談談國難文學，宣傳武器等等，也好像水浸溼的皮鼓，敲播不響。歌德不做愛國詩歌，遭人唾罵，因在語錄（Gesprache mit Eckermann）裏大發牢騷說不是軍士，未到前線，怎樣能做戰歌。現代的文人比歌德能幹多了；在善造英雄的時候底下，能談戰爭；能作政論，再不然，能自任導師，勸告民眾。這樣多才多藝的人，是不該在文學裏埋沒的，也不會存文學裏埋沒的。只要有機會讓我們變換，我們可以立刻拋棄文學。別幹營生。在白郎甯的理想世界裏，麵包師會做詩，殺豬屠戶能繪畫；在我們的理想世界裏，文藝無人過問，詩人改而烤麵包，畫家變而殺豬——假使有比屠戶和麵包師更名利雙收的有用職業；當然愈加配合脾胃。

雪萊在詩的辯護裏說文人是人類的立法者（Legislator），下筆即在英雄崇拜論裏說文人算得上英雄。現在的文人有點不同；他們只想做英雄，希望變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說是英雄或立法者，不免誇大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那就是有志上進了。有志上進是該嘉獎的。有志上進，表示着對於現實地位的不滿足和羞恥。知恥近乎勇。勇是該鼓勵的，何況在這個時期？要而言之：我們應當毀滅文學人而獎勵文人——獎勵他們不做文人，不幹文學。

## 希聲

專為說一句「今天天氣好」。

事實之所不能免，無話可講。若夫人情之所不能已者，或友好久別，思如饑渴。月夜風清，扁舟相訪。相悲問年，歡若平生。如是殺鷄為黍，作十日飲可也。乘輿而來，興盡而返亦可也，或彼此聞名，神交已久，一旦心動，欲見其人。如是綠樹村邊，扣門相訪。一見如故，莫逆於心可也。語不投機，拂袖而去亦可也。總之這種訪問是有些意思的。

到了近代，工商業把城市變成了生活的中心，交通的方便又把人流交匯於幾個大城市裏。於是一個城居交遊不必甚廣的人，親戚故舊，萍水相識，總有上百個。即使你每天拜訪一個，風雨無阻。一季之中，平均每人你訪不過四次，人家已經說你疏闊了。何況拜訪之不已，加以送往迎來：送迎之不足，加以餞別洗塵。其他弔死問疾，賀婚祝壽，一年也有不少次。你看人，人要回拜，你請人，人要還席。請問一生有多少精力，多少時間，消耗在這些無聊的虛文上！

本有一些無聊的人，既已無聊矣，不妨專講究這些。因為除了這些，他會更無聊。他並不在乎老遠跑到你家裏，問你「今天你沒出門罷？」他也並不在乎請一座各不相識的客人，讓你們烏眼相對。反正他認為他很有禮貌的來拜訪過你，又很有禮貌的請過你吃飯。就坐在家裏靜候你去回拜，心裏盤算着幾時可以還席。

對於這般人，我無話可講，不過不懂的是：為什麼我們把拜訪人看成了禮節？不等人家請，不問人家方便不方便，也不管有事沒事，隨便闖到人家裏攪擾一陣，耽誤人家的事情不算，還要人家應酬上一堆無聊的話，這便是禮節。

我想認此為禮節的只有幾種人：一種是賢人，人家去看他，他認為是訪賢。一種是闊人，他要一大羣無聊的人替他去攪擾。還有一種是閑人，要人替他去消閑。再有，便是一般莫名其妙無聊之人，一生專以無聊為聊。

我懇切的希望請那般無聊的人都到賢人閑人家裏去。讓真能享受朋友的人在讀書作事之暇，一盞清茶，三五知己，相約於小院瓜棚之下，或並不考究而舒服的小客廳裏，隨便談天。說隨便一字不虛。先是你身體的隨便放，任何姿態都可以，這裏沒有禮節，你想站着，決沒有人強迫你坐。再是你說話的隨便，沒有人強迫你說，也沒有人阻止你說。你可以把心放在旁邊上讓它自由宣洩其悲哀，憤懣與快樂。它是被禁錮的太悶了，這事是它唯一可以露面的地方。它最痛快的是用不着再說假話，而且它好久沒說真話了！

還有聽話的隨便，你不必聽你不願聽的話，尤其用不到假裝在聽。因為這裏都是孩子氣的天真，你用不着裝假。就是裝也必立刻被發覺。最後是來去的隨便。來時沒人招待你，去時也沒人挽留你。反正你來不是為拜訪誰，所以誰也不必同你講客氣。

讓我們尊重旁人的家，尊重旁人的時間。我們沒有權利隨便闖進朋友的家里去拜訪，自己且以為為禮！再讓我們尊重旁人的自由，尊重旁人的情感，我們沒有權利希望朋友來看我或是希望朋友來回拜。真是朋友的話，聚散自一方土地，預備好你能供獻給你的朋友的一點樂趣，那怕渺小到一句知心話。發幾張小柬邀他們來。至於來不來，是每一個人的興趣與自由。如此還不失其為自然。

凡不自然的皆是無聊。

### 本期撰者

傅孟真先生是史學家，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朱炳南先生是雲南大學財政學教授。  
王迅中，錢穆，與錢鐘書三先生俱是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希聲先生是西南聯合大學一位教授的筆名。

###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印刷者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代售者

朝報印刷廠

價目

全國各書局

零售國幣五分

訂閱 全年國幣二元 半年國幣一元

本刊已呈請登記

本期審查證字第二十五號